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六卷

○不書溫成碑 仁宗御制《元舅隴西郡王碑》文，詔蔡襄書之。其後命學士撰《溫成皇后碑》文，復詔以書。辭不奉詔，曰：「此待詔職也。」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《明節皇后墓銘》並《記》，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。近方見其墨跡於士友處，雲得於鬻書者。時歷七八十年尚存，許久無採取者。豈憎人憎及儲胥耶？

### ○榷酤

榷酤創始於漢，至今賴以佐國用。群飲者，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，為民之蠹，大戾於古。今祭祀、宴饗、饋遺，非酒不行。田畝種秫，三之一供釀財曲糶，猶不充用。州縣刑獄，與夫淫亂殺傷，皆因酒而致。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，尤為害教。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，徒興歎焉，曾無策以革其弊。

### ○經總制錢

創比較酒務及收頭子、牙契等錢，號「經制錢」，以助軍費，宣和末陳亨伯起請也。後至紹興五年，仿此亦收「總制錢」。初，陳經制兩浙、江東，屬杭州陳通亂後，州縣一切調度，悉資移用。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，充經制移用錢，至今行之。陳後知中山府，死於兵。《陳亨伯傳》書收「總制錢」自翁彥國始，熊子復所著《通略》辨其誤。

### ○元祐諸公日記

元祐諸公皆有日記，凡榻前奏對語，及朝廷政事、所曆官簿、一時人材賢否，書之惟詳。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蚰家得曾文肅子宜日記數巨帙，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、治療醫藥，纖悉毋遺。時屬淮上用兵，擾擾不暇錄，歸之。後未見有此書。

### ○北郊齋宮

紹聖北郊齋宮告成，卜日乘輿出觀，宰執奏：「臣等願預一觀。」翊日，從駕幸北郊，儀衛兵仗如金明。凌晨，微風霾，即開霽。進食，召兩府、親王入受福殿。既升殿，上由東朵殿，步過東西廡，行自西朵殿還御座，宰臣以下從行。降殿，召賜茶，又賜香藥、小團茶，衛士以下皆賜花。晚召宰執、從官賜茶於明禋殿。退，升輦還內。北郊齋宮即會聖園為之。殿門與殿皆曰明禋，明禋之後乃受福殿。受福殿凡九間，東、西兩朵殿，各三間，又兩挾屋三間。旁各有兩閣，東曰司衣，曰司飾。西曰司寢，曰司仗。後有坤珍殿，嬪御在焉。坤珍後又有水殿、池沼、園圃，皆臣僚所不到也。其西又有觀谷殿，曰登成。後又有更衣殿，有便門連齋宮後。一日，宰執奏事，因言北郊特恩宣召，獲與榮觀。上笑曰：「殿宇亦別無華飾。」上又云：「外議謂使了多少金薄也！」故事：郊宮無屋，旋施帳帟，風雨不除。上命繕營。章惇以為齋宮金碧相照，非所以事天地也。上曰：「三歲一郊，次舍費鍊帛三十餘萬，又倍之，易以屋宇，所省多矣。且齋明以事天地，而為浮侈，朕豈不知之。宮近在城外，耳目所接，何嘗有此。」於是臨幸，引惇遍視，上曰：「有金碧之飾乎？」惇慚謝。

### ○賣卦陳

徽宗在潛邸，密使人持誕生年月，俾術人陳彥論之。彥一見，問：「誰使若來？」再三詰之，乃告以實。彥曰：「覆大王：彥即今閉鋪，六十日內望富貴。」後以隨龍，官至節鉞，其驗如此。都人目曰「賣卦陳。」時又見郭天信者，亦以術顯。靖康之禍，其有以爻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？時識者皆知必致夷虜亂華，不謂如是之速，如是之酷！

一說：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，談祿命如神，令人持生年密問之。彥乃屏人，告以大橫之兆，且云事應在兩月後，至期果驗。初欲官以京秩，繼乃補西班，積官至節鉞。政和全盛時，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，徽宗為作石記，埋宣和殿下。又云，彥亦有兄為辟雍士。前後二說不同，乃並書之。

### ○上元二詩

東坡《上元詩》：「前年侍玉輦，端門萬枝燈。璧月掛罽罽，珠星照觚？？。去年中山府，老病亦宵興。牙旗穿夜市，鐵馬響春冰。今年江海上，雲房寄山僧。亦復舉膏火，鬆間見層層。散策桃榔林，林疏月有害鬚鬚。使君置酒罷，簫鼓轉鬆陵。狂生來索酒，一舉輒數升。浩歌出門去，我亦歸蒼騰。」王初寮履道《象州上元詩》：「三年白玉堂，揮翰供帖子。風生起草台，墨點澄心紙。三年文昌省，拜賜近天咫。紅蓼盼御盤，金幡裏宮蕊。晚為日南客，環堵隱烏幾。朝來聞擊鼓，土牛出城市。幽懷不自開，欲逐春事起。安得五畝園，種蔬引江水。」二篇之詩，先後而作，何語意切類如此。？？軍在番江，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，泊被遇登兩地、建節帥燕遺文木板行者，如《睿謨殿曲宴》及《賞橘》律詩各百韻，鋪張太平盛事，皆在焉。亦嘗見《立春詩》墨跡於洪成季尚書家。

### ○初寮《曲宴》百韻

初寮進《曲宴詩》，序云：「臣比蒙聖恩，召赴殿殿曲宴。其日，垂拱奏事。退俟於睿謨外次，花巾絲履，進自東序，促武再拜，升即坐席。女樂數千，陳於殿延南端，袍帶鮮澤，行綴嚴整。酒行歌起，音節清亮。樂作舞入，聲度閒美，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。於時臘雪新霽，風日妍暖，已作春意。御榻之前有寶檻，植千葉桃花。陛下指示群臣曰：『杪冬隆寒，花已盛開。』於是皆頓首曰：『陛下神聖，能回造化，草木實被生成之賜，乃先時呈瑞，以悅聖情。』日既中仄，甫畢初筵。有旨，許登景龍樓，由穆清廡外閣道以升。東望艮嶽，松竹蒼然，南視琳宮，雲煙絢爛。其北則清江長橋，宛若物外。都人百萬，遊樂樓下，歡聲四起。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。群臣頌歎久之。既夕，復詔觀燈於穆清，遂侍宴於成平。萬炬層出，彌望不極，如星掛空，而光彩動搖於雲海濤波之上。戶牖、屏柱、茶牀、燎爐，皆五色琉璃，綴以夜光、火齊，照耀璀璨；縱觀環繞，則又睹合宮蕭台，崇樓杰閣，森羅布護。群臣心目震駭，莫有能測其機緘製作之妙。已而陪從天步，至會寧殿。瓊鋪珠箔，合沓炳煥，其所陳則虞、夏鼎，商盤紀甗，龍文夔首，雲雷科鬥，真若遼古三代之物。陛下既御黼坐，親取寶器，酌酒臨勸，命宮嬪奏細樂於前。玉食嘉果，南珍海錯，手自分賜。載色載笑，雍容無間。群臣飲德，莫不沾醉。夜分乃散，歸路觀者如堵。他日稱謝，陛下申諭一二輔臣，俾作詩以紀，而臣安中預焉。臣猥以凡材，蒙陛下親擢，備位政府，曾未閱月，有此非常之遇。形容頌述，雖無詔旨，猶當自效。惟是鈞天帝所，昔人夢寐或有形開而悟，想像莫及。而臣今者身歷遼巖，目擊奇勝，願嘗以文字誤被聖獎，且面命之，其榮至矣。」後尚有二十餘字，常詞也，書之以見國家閒暇，湛露惠慈之盛。《賞橘》之序亦若是焉。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，《曲宴詩》乃其父所作，劉季高雲乃王履道也，曾亦疑焉。以此序考之，何疑之有。

### ○符離府庫

隆興改元夏，符離之役，王師入城，點府庫，有金一千二百兩，銀二萬兩，絹一萬二千匹，錢二萬五千貫，米、豆共六萬餘石，布袋十七萬條。見《符離記》。

### ○外國章表

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，必先經有司點視，方許進御。寶元間，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喚斯嚒。番中不識稱朝廷，但言「趙家天子及東君趙家阿舅。」蓋吐蕃與唐通姻，故稱「阿舅」，至今不改。政和間，從于闐求大玉。表至，示譯者，方為答詔。其表有云：「日出東方、赫赫大光、照見西方五百里國、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，表上日出東方、赫赫大光、照見四天下、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；你前時要者玉，自家甚是用，只為難得似你底尺寸，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，才得似你底，便奉上也。」元豐四年，于闐國上表，稱「于闐國僂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，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」云云。如此等語言，恐藩服自有格式。

### ○瑪瑙

政和三、四年間，府畿、汝蔡之間所出瑪瑙，尚方因多作寶帶、器玩之屬。至宣和以後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，成白青色，悉為棄物，民間有得之者。竟莫測所以，特紀異爾。

### ○不除太常卿

紹興間，張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。翌日，宰執奏太常卿班高，故事不除，改國子祭酒。時祭酒虛位亦久，前驕接呼，赴監供職。學前居民驚懼，曰：「官來捕私酒！」傳以為笑。元豐改官制，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，前呵曰：「太中來！」都人駭避，曰：「大蟲來！」則知前已有此說。

### ○養生修身

「神慮澹則血氣和，嗜慾勝則疾疹作」，唐處士張臯云。是為養生之要。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，公曰：「惟儉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」是為修身之要。皆可銘於座右。

### ○掘藏

輝僦居毗陵，居後臨河，地無尺許。俾僕治籬，方埋柱去浮土，見成貫小錢，止露四環於外。僕亟手之，僅得十三，餘隨縮入地。僕復運鋤，了無一物。信知無妄之財，不容輒取。十三錢，置於佛室，尋失所在。昔洛中第宅求售，評直外復索掘屋錢，蓋其下多有宿藏。張文孝右丞買宅，既償其賈，復隨所索與之。迨入宅，掘地得一石匣，刻鏤甚工巧，中有黃金數百兩，正酬售屋狸薄\*？

### ○大理偽貢

曾祖侍紹聖經筵，至政和五年，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。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，招徠大理國進奉。朝廷疑之，下本路帥臣究實。曾祖抗章言偽冒，忤蔡京意，乃落職宮祠。宣和改元，事白，黃璘得罪。御筆：「周首言其偽，責命改正，與理元斷月日。」紹興三年，宰執進呈廣西宣諭明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，高宗曰：「遐方異域，何由得實？彼雲進奉，實利於買販。進奉可勿許，令賣馬可也。」宰臣奏：「異時廣西奏大理人貢事可為鑒，當日言者深指其妄，黃璘以是獲罪。」蓋謂是也。當亦載於《國史》。

### ○送鄒道鄉

右正言鄒公因言事貶謫，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，哲宗不從。三次堅請，乃置獄。諫議龔公云：「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，某以為難，天若非之，遂以語蔡京。京遽以聞，由是某等得罪。自爾，附會之人肆為攻訐，立起犴獄，多斥善士，天下冤之。皆京與天若為之也。蓋某與京始善而終睽，故京私欲報之。」龔之諫疏，大略如此。以是知曾祖忤京，大理事特其一耳。故當京、卞用事日，一斤不復，而終外補云。

### ○御爐炭

南渡後，有司降榷下外郡，置御爐炭，胡桃紋、鶉鳩色者若干斤。知婺州王居正論奏，高宗曰：「朕平居，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。隆冬附火，止取溫暖，豈問炭之紋色也。」詔罷之。宣和間，宗室圍爐次索炭，既至，訶斥左右云：「炭色紅，今黑，非是！」蓋常供熟火也。以此類推之，豈識世事艱難。

### ○江岸

錢唐江邊土惡不能堤，錢氏以薪為之，水至即潰。皇祐中，工部郎中張夏出使，置捍江兵五指揮，專彩石增修，眾賴以安。邦人為之立祠。朝廷嘉其功，封寧江侯。有功於民則祀之，吳兒奉嘗，其有替乎？

### ○竹籠石

又一說：「以竹籠石，丁晉公主之。易以薪土，陳文惠公之議，丁黜其說，徙公他官。而籠石為堤，歲功不成，民力大困。卒用公議，堤乃立。文惠在滑州，亦嘗築長堤以御決河，人德之，號「陳公堤」。

### ○丙午年入吳蜀

輝嘗過庭，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，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冊子，親題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」。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，言文憲嘗問邵澤民：「康節知數，公所聞如何？」曰：「無他語，臨終但云：丁未歲子孫可入蜀。」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，獨西蜀全盛，迄今為東南屏蔽，益信斯言。康節先天之數，世可希萬一耶？

### ○舅姑

《春秋傳》曰：「秦、晉二國繼世通婚，所娶之女非舅即姑，故曰舅姑。」《白虎通》曰：「尊之如父，非父，舅也；恭之如母，非母，姑也。」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：「背尊章，嫖以忍。」「尊章，猶言舅姑也。」見《前漢書》。

### ○郎潛

「郎潛」，出張平子《思玄賦》：「尉彫眉而郎潛兮，逮三葉而遇武。」紹興間，某自郎遷卿。久次，以啟投秦丞相，有「郎久潛於省闈，卿尚少於朝班」之句。秦雖極稱賞，竟不克入從。

### ○貧富受賜

「貧人、富人並為客，受賜於主人，富人不慚，貧人常愧者，富人有效之，貧人無以復也。」以此論之，自昔交際之禮，亦貴夫往返。見王充《論衡》。

### ○蘇林交情凶終

林文節子中，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：「父子以文章名世，蓋淵、雲、司馬之才；兄弟以方正決科，邁晁、董、公孫之學。」其褒美如此。後草坡責惠州告詞云：「敕縣位軾：元豐間，有司奏軾罪惡甚眾，論法當死，先皇帝赦而不誅，於軾恩德厚矣。朕初即位，政出權臣，引軾兄弟以為己助。自謂得計，罔有俊心，忘國大恩，敢肆怨誹。若譏朕過失，何所不容，乃代予言，誣詆聖考，乖父子之恩，害君臣之義。在於行路，猶不戴天。顧視士民，復何面目。以至交通闈寺，矜詫倖恩，市井不為，搢紳共恥。尚屈彝典，止從降黜。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，罪大罰輕，國有常刑，朕非可赦。有爾萬死，竄之遠方。雖軾辯足以飾非，言足以惑眾，自絕君親，又將奚憖？保爾餘息，毋重後愆。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」極於醜詆如此。坡初擢右史，白宰相，謂林同在館，年且長，除不當先，林乃繼除記注。後又為杭州交承，有三帖論開湖賑荒，浙東倉司石刻在焉。

### ○遺留物

顯仁上仙，遣使告哀北虜，並致遺留禮物；金器二千兩，銀器二萬兩，銀絲合十面，各實以玻璃、玉器、香藥，青紅捻金錦二百匹，玉笛二管，玉簫二管，玉簫一攢，象牙拍板一串，象牙笙一攢，縷金琵琶一副，縷金龜筒嵇琴一副，象牙二十株。時宗樞持節以往，次燕之二日，中貴人至館，密餉金瀾酒二尊，銀魚、牛魚各一盤。尊、盤皆金寶器，並令留之。伴使致詞諫賀，館人以手加額上，謂前此未有，為特禮也。

### ○虜庭玉錢

宣和五年，既從金人乞盟之請，明年，遣秘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，往賀虜酋生辰，竣事而旋。常驢外，別贈使介各一玉錢，虜主即宴坐起，離席躬奉之。左右傳觀，皆驚愕太息。錢之制如今之大者，其文皆蕃書，不可識，不知為何禮重如此。時虜已萌寒盟，開兵端，豈虞我或覘其國，故外示厚禮，俾巨測歟？錢今藏衛氏。

### ○審察

監司、郡守，歲薦所部吏關升磨勘，朝廷視為常式，第付鈔書施行，初不加省。間有特薦者，未即召對，及有升擢，則降審察

之命。所謂審察者，審其人才，察其行誼。施於其職，可也。若山林隱遁之士，當路或以名聞，其肯冒昧而來，待人進退乎？紹興三年，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，詔俾赴中書審察，蘇力辭，乃得請。蘇既辭審察之命，乃降「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」指揮，卒辭之。

#### ○正身出頭

後湖公隱居求志，高蹈一世。紹興初，屢徵不起。僕輩見使者沓至，竊相語曰：「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。」

#### ○冷茶

強淵明帥長安，來辭蔡京，京曰：「公至彼且吃冷茶。」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，行遲，所度茶必冷也。初不曉所以，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。又文勳除福建漕，陛對。翌日，上問輔臣：「記得有藝？」蓋記其工篆學也。章申國對云：「會舞旋。」上遽云：「如此豈可使一路！」遂罷。「冷茶」、「舞旋」，皆非國論所宜及。頃得一小說，書王黼奉敕撰《明節和文貴妃墓志》云：「妃齒瑩潔如水晶，緣常餌絳丹而然。」又云：「六宮稱之曰『韻』。」蓋時以婦人有標緻者為「韻」。輝曾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，答曰「雖當時語言文字間或失持擇，恐不應直致是褻黷。」然「韻」字蓋亦有說，宣和間，衣著曰「韻纈」，果實曰「韻梅」，詞曲曰「韻令」，乃梁師成為鄆邸倡為此讖。時趙野春帖子亦有「復道密通蕃衍宅，諸王誰似鄆王賢」，亦迎合之意也。

#### ○鬪亡投刺

正、至交賀，多不親往。有一士令人持馬行，每至一門撼數聲，而留刺字以表到。有知其誣者，出視之，僕云：「適已脫籠矣。」呂榮陽公言：「送門狀習以成風，既勞於作偽，且疏拙露見為可笑。」司馬溫公自在台閣時不送門狀，曰：「不誠之事，不可為也。」「脫籠」，亦為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。

#### ○禁苑花竹

宣和間，鈞天樂部焦德者，以諧謔被遇，時借以諷諫。一日，從幸禁苑，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，德曰：「皆芭蕉也。」上詰之，乃曰：「禁苑花竹，皆取於四方，在塗之遠，巴至上林，則已焦矣。」上大笑。亦猶「揪、澆、焦、燒」四字之戲，掘以揪，水以澆，既而焦，焦而燒也。其後毀艮岳，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，亦其讖也。

#### ○東西園

蔡京罷政，賜鄰地以為西園，毀民屋數百間。一日，京在園中，顧焦德曰：「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？」德曰：「太師公相，東園嘉木繁陰，望之如云。西園人民起離，淚下如雨。可謂『東園如雲，西園如雨』也。」語聞，抵罪。或云：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，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。

#### ○遇郊任子

正郎初遇郊，止得蔭子，不及他親，法也。元祐中，黃魯直應任子，特請於朝，捨子而先姪，後遂為例。東坡薦黃自代之詞：「瑰琦之文，妙絕當世；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。」今士夫當郊，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。